

“我的时间不要钱”

□张叶

下班途中,电动车扎带,停在路边修车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玩起了微信。不觉十分钟过去了,我纳闷地抬头去看,见车胎早已补好,而那个修车的大爷正拿着机油给我的车链子涂抹。我心里一惊:不好!他不经我同意就擅自给车链子涂油,不知道要收多少钱呢!没想到他只收了补带的钱,说“上个油不要钱”。

我诧异了:油不要钱,那总要工夫钱吧?不然他这十来分钟不光给车链子涂了油,还帮我固定了车筐,难道还有免费的服务?我再次向他确认:“您费这半天时间真的不收费?”他有些不耐烦:“我的时间不要钱!”

直到我骑上车子,大爷才笑吟吟地说:“你看你们这些姑娘,把车子骑成什么样了,链子都生锈了也不保养,哪能好骑!”他

说修车大半辈子,对每一辆车都有了感情,就是看不得车子被祸害得不成样子。我讷讷地红了脸。

“我的时间不要钱”,日常谁敢说这句话呢?谁都知道人生苦短,一寸光阴一寸金,得意须尽欢。我们最讨厌的事莫过于别人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多金贵呢:忙着打卡、接待客户、收发邮件、开拓市场,甚至忙着上网刷屏,忙到顾不上给父母打个电话,顾不上陪孩子读会儿童话,顾不上为一朵努力盛开的花儿驻足。

大爷的时间不要钱并不是说不值钱,而是他认为别人做点事而付出时间,值得。

比尔·盖茨不肯为捡起一枚硬币浪费时间,我们没有创造那么大的效益,但我们却都让自己看上去很忙。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的耐心在日渐退化。央视主持人王利芬在每次现场或者连线的嘉宾

说完话后,总是加上一句:“谢谢你的时间”,这份关照的体贴之外,有着对现代人越来越自我的理解——谁肯为别人多付出一点儿时间呢?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商业化的城市让人们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量化:再崩溃的患者也要按分钟计算心理咨询费;去某机构办事,明明可以一次讲解清楚的程序非要让你跑无数趟,只因为他“没有时间和你细说”……

那些不收费的时间越来越让人怀恋:花整整一个晚上给远方的亲人写信,信里夹上花瓣,抄一阙宋词;给一个打工妹指路,她怎么也不明白,索性将她送到目的地;奶奶的往事说了一百遍,儿孙依旧“惊讶”地张大嘴巴:“呀,真的啊?”宅上一天,听海子痴痴地吟:“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从前慢,慢得像是在夏阴里睡着了,慢得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停下来,细细爱。

瓠子

□章中林

瓠子就出来了?望着桌上的瓠子烧肉,虽然知道是大棚里的,还是不自觉地来了一句。

年少时,瓠子是我夏日最爱的一道风景。瓠子就像农人一样从不挑剔,只要有土,它就蓬蓬勃勃地生长。它不要你施肥,也不要你除虫,就那么恣意地长着。它张扬在阳光下,鸡不啄,鸭不碰,连牛吃草都要绕过它。

每年清明前后,母亲就会在房前屋后的瓦砾堆或者黄土坎上整出一两块巴掌大的岩来,栽上瓠子。浇一两遍水,搭个支架,种养工作就完成了。要不了多少时间,架子上层层叠叠的就满是叫嚣着的瓠子叶儿了。它们挤挤挨挨,遮天蔽日,夸张地宣示着自己的存在。这时,光秃秃有些碍眼的架子不再那么突兀,似乎也有了绿意盈盈的生命。

盛夏时节,那一方绿最是打眼。鸡呀、鸭呀、猫呀,最爱窝在那绿阴下。我们从水塘里溜上岸,也爱钻在那里躲开父母的眼睛。等到衣服晾干了,才钻回家。

瓠子什么时候开始开花的?也许是它太让人省心了,还真没有注意过。我看到瓠子开花,它一般都是繁花满枝,要叫人了。瓠子花白色,素净简单;香气,若有若无。清水无香,修美于内,不张扬,不外露,这才是它的本色。乳白的花单一朵看去并不怎么惹眼,但是一丛丛、一堆堆的花呢,它们就喜欢这样表达自己的存在。

花开五六天,一丛花谢了,一夜之间就窜出一溜嫩嫩的、浅白的瓠子。初生的瓠子拇指粗细,厚厚的绒毛,还带着谢了的花蕾。瓠子一长起来也是疯狂的,要不了六七日,它就能长成擗面杖粗细。你稍不注意,错过了几天,它就能长成娃娃腿。这时,你掐一掐,或许还能拖动,却已经老了。

由于它太放荡不羁,母亲每年种瓠子只栽几棵。就是这几棵,却可以满足我们一个夏天。夏日的黄昏,母亲卸下锄头或者扁担,连汗也来不及抹,就转到瓠子架下,扫一眼,瞅准了一条,手指一掐,满意地笑笑,熟练地摘下。

回到屋里,母亲麻利地削皮、切块、下锅,三五分钟一碗鸡蛋瓠子汤就端上了桌。青白的瓠子,嫩黄的鸡蛋,上面漂着一层老黄的猪油渣,看着就让人欢喜。

我最喜欢的是:端一张小桌放在塘堰上,一家人依着瓠子吃晚饭。萤火虫在草间起起落落,蝙蝠在空中翩翩舞蹈。听着如鼓的蛙鸣,沐着习习的凉风,喝上一口清爽的瓠子汤,从胃到脑,哪里都舒畅,心里的燥热便也减去了大半。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0号



《鲁雅城堡》【阿尔巴尼亚】斯·卡且略

一个人吃饭

□咸池

要吃饭,又不爱做饭,当然就熟悉有饭吃的各个点儿。最常去的是一家连锁快餐店,不为别的,就为他家各式各样的鱼。想清静,就去早些或晚些,一人一张桌子,吃完再刷几条微信,走人。可惜,这家店稍远,懒或者天气不好,就不想跑。

家门口倒是有一家研究所食堂,价廉,味道也不错,尤爱他家的油爆虾。但是人着实多啊,看着每个窗口长长的队伍,勇气会一减再减。队伍里多半是内部员工,刷卡。外来户畏畏缩缩地递过去现金,找零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抖,一个硬币就掉到菜里,那随之而来的一片目光,实在不能让人安心,所以只能是少去。

然后就是路边的一家简餐厅了,咖喱法式鱼排饭,偶尔吃一次,味道挺不错,还有别致的纸餐盒。稍远有一家茶餐厅,爱吃的只有一味豆花鱼,过了餐点还想吃饭基本就找它了。但几乎每次吃饭都看到有人抽烟,烟雾弥漫,着实烦人。

路的那端还有一家鸭血粉丝汤,爱他家的酸菜鱼,但是太实在了,分量足得一个人怎么吃都吃不完,其他菜也是重盐重油,不适合每天吃。巷口还有一家排档,叫过几次炒饭、炒面,卫生、口味都只能作为临时应急。

每周每天都在这些点儿上绕着圈,有时候想着,人为什么要吃饭呢?如果可以充电换电池,该有多好?偶尔也会想起小时候放学回家,从厨房的窗下跑过,闻到的饭菜香,也会想起妈妈做的莲藕汤。

站在我面前的人

□茅仪毅

好像没等我回过神来,已看见他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了。父亲的衰老,就像岁月刮来寒风,让人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

就是这个我深爱的男人,在童年时抱起我,然后举过头顶。也是这个男人,从小点点滴滴教诲我,要我诚实、正直、豁达地做人。而在寻常日子里,他每早把我从被子里叫醒,然后牵着我的手,在长街小巷里穿梭,走过一家又一家店铺,最后停留在包子铺前。包子那诱人的色泽和豆浆的清香,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残留在我的味觉里。童年的这幅晨景,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每天晚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小心鱼刺。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变老。也许,是我成长的那一刻起吧。想到自己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偷懒;或在餐厅酒吧歌厅寻欢作乐;或在各地旅行漫游时,父亲在干什么呢?他与母亲省吃俭用,心中挂念着他心爱的儿女,担心他们的一切。当年撑起家庭脊梁的他,如今干瘪、矮小,常常低垂着双手,神情谦恭。某次我为他买了副老花镜,是带链子可挂在脖子上的那种。从此他有事无事都戴着这副老花镜,逢人即美滋滋地说:这是我家丫头买给我的,并强调,这副眼镜带链子的,高级货,与普通的地摊货不是一个档次……

父亲的皱纹像鱼尾般堆挤在眼角,他的眼睛浑浊、他的耳朵背了、他的思维混乱。站在他的面前,我涌起满腔温情。

微观

○○○

一季布鞋

鲁珉

浅夏,找出那双已经洗得有些灰白的布鞋,穿上,去看望多年的故友老吴。出门前女儿说:什么时代了,还穿老掉牙的布鞋。

一个人,一年四季要穿很多的鞋。春秋是单鞋,如皮鞋、运动鞋。夏天穿凉鞋,冬天棉鞋。布鞋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冬天的布鞋是棉鞋。穿过的鞋,走过的路,都有或深或浅的痕迹。泥土、汤汁,甚至是酒渍,还有那双脚的气味。锃亮的皮鞋虽然很正装,但也有呆板之嫌。若是一双布鞋,就能显其淡定与清瘦。

“从今布袜青鞋梦,不到张公即善权。”这样的诗句,涵养着一种对前程的坦然与释怀。人至半百,穿鞋的样式更是单一。就像季节,繁花过后,只剩下精干的枝与叶,旁边有恰到好处的留白。

距离

卢海娟

美术课上,老师苦口婆心:要随时把画放远了看,要从大处落笔,不但要与画作拉开距离,还要眯细了眼,用半只眼睛来看。把画作放远,半闭了眼睛,这才可以滤掉细节,掌控画的整体,从而在关键之处落笔。

可惜那时候我们不懂得作画的真髓,老师谆谆教导,我们却全当了耳旁风……信心满满地立起自己的画作,拉开距离一看,才发现整体的和谐与完美已荡然无存。美术课堪比哲学课——许多人一辈子都是悟不透玄机的学生,忙忙碌碌却舍不得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远处,半闭了眼睛,忽略所有的细节用心地看一回——不用说,这种人穷其一生都在奔忙,却永远别想拿出像样的作品。

想要掌控世界,首先要与世界拉开距离。和自己的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感悟到生命的真谛;把身边的人放到一定的距离中,我们才能接收到更多美好的信息。

世界

吴旭

清晨开窗,艳阳高照,蓝天白云下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行色匆匆的人们正忙着赶往各自的目的,或菜场摆摊,或奔赴工作岗位,或远离故土,去追寻各自的梦想。窗户虽小,却放飞了我们的心,把我们与世界相连,像小鸟那样,自由地翱翔。

晚上开门,灯光柔和,电视、电脑,书橱、衣柜,应有尽有的生活源于在窗外的拼搏奋斗。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一天的辛劳、委屈和烦恼抛却脑后,温馨和幸福滋润心田,溢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房门虽大,仅容得下一家人,却是我们收心的人不可或缺的港湾。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